



磻溪隨錄六

73
5100
6

共十三



5100
13-6

隨錄卷之十一目錄

教選攷說上

三代教人取士之法

後賢所論述

鄉飲酒禮攷附



隨錄卷之十一目錄



隨錄卷之十一

教選攷說上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朱子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彛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荒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而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

故送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

教在寬朱子曰五品也父君臣五教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

理而為教令也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

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

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

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

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命契仍有為司徒使之

敬則其天性之真自然而待之使自能自而無無恥之

患矣充言勞來正直輔翼使自得之入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曹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過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輔翼之也剛者必不足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其欲其無傲所以教之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蔡氏曰土國教化敷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而使之畜養

而寬之○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

縣聲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

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鄭氏

徒既以布五教于天下至正歲又書令五家為比使

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

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

之相實使也賙之立其教令使之也保猶任也受寄託

也賙相給足也實謂實客其賢者閭二十五

家族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州二千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

興之者猶事也與猶舉也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

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謂知音智以及物聖謂通而

先識義謂能斷時宜忠謂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言以中親事父母友謂善於兄弟睦謂親於九族婣謂

親於外親任謂信於友道恤謂賑於憂貧○疏曰九

族者上至高祖下至玄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孫者及總麻之內也禮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

五禮大武射謂五射也射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大護大武射謂五射也射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曰也二曰射謂五射也射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臣與君射謂五射也射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謂四夫貫侯如與君並立儀也射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和應也二曰逐水曲謂隨逐水勢之屈曲而射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謂四夫貫侯如與君並立儀也射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和應也二曰逐水曲謂隨逐水勢之屈曲而射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

藝而興賢者能者賢有德行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

吏與眾寡眾寡謂鄉人之以禮禮賓之皆鄉飲酒之

之厥明明之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

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天府掌祖廟之寶

本以待詔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

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行鄉射之禮而

謂善射射所以觀士也鄭氏謂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

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謂使民興賢出使長

謂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歲終則令

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也會計正歲令羣吏攷法于司

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

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

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

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序州黨歲終則會

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

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

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崇亦如之崇謂雩

之神蓋亦為壇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

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

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

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

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齒于鄉里者以

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有為賓者以年

與之相飲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凡其黨之祭祀喪

上不齒皆席于尊東所謂遵也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歲終則會其黨政

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

歲時遊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酬亦如之酬者為人

神蓋亦為壇位如雩祭族長無妨酒之以邦比之法

禮因祭酬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五

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

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

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

數聚衆庶既訖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祭祀謂州

酬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

禮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

禮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

禮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

禮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

此長各掌其此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鼻奇衰則相及皇本亦作罪表似

○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當作有序國有學家為問

同左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百家為黨黨之學曰庠教問塾所亦之人也術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州長春侯以禮會民而新于州序是也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與所升後遜之上焉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適子與所升後遜之上焉

○尚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

父師士為少師所謂里庶尹也鄭氏曰古者耆鉅已

藏祚穀已入餘子皆入學年十三入小學見小節

小義焉十八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於子猶衆子也古者猶衆子

恒代也雖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立春上老

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老

太師也庶老少師也夕亦知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須白者不提携出

入皆知之按大戴禮白虎通及班志皆曰八歲入小

學十八入大學又云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諸說

學也○周禮師氏掌以燬詔王告王也以以三德教國子一

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

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

禮記卷之二十一

賢良三日順行以事師長

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國子公卿大夫

之子身師氏教之兩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門也以教國子身凡國之貴遊子身學焉
貴遊子身王公之子

官司考

朱子曰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

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

也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

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

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

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

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凡此

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

之然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

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

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

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

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匹

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

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

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古之為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禮之容穆穆之容皇皇之容濟濟之容翼翼之容矜矜之容濟濟之容七曰養之容八曰以道而表裡俱善師氏之教成矣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宮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有常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因物

以喻事道言古以謂今也微言寓意曰以樂舞教國

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周之所存

雲門大卷黃帝樂也大咸堯樂也大濩舜樂也大武禹樂也

禹樂也大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呂氏曰成均

而教之古人唯陶治之功最顯動盪鼓舞優游佚洽

使自得之自舜與周皆以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典樂之官無教導之事以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情慢不恭

○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喪明七教

以興民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齊八政以防淫八政

別度量數制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

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陳子曰此鄉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

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去聲執事鄉畿內

庠鄉之學也元日所擇之善日也期月定則耆老皆

會於是行射禮與鄉飲酒之禮射也中為上故曰上

功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率其俊秀

者與執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從

也善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

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左右對移以易其歲

友之方廣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四郊去國百里在鄉界命

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

之法而大司徒

禮記卷之十一

十一

升之學曰俊士論者謂述其德而保舉之士也大司
出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人於司徒考其量
才而用之為鄉選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
有徒論述其美而升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下
名之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
曰造士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
也言成就其才德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
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樂正國學掌教之官陳氏
有所習其實亦未艾截然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秀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皆造皆來受教于樂正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樂去食屏之遠方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古之教者九年而人
小胥大胥皆樂正之屬○方氏曰昭者至於四不變
然後屏之責者止於二變遂屏之者以衆庶之家
為易治世祿之家為難化也鄉遂之所考常在
年大比之時闔于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司馬掌爵祿但入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
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

位定然後祿之劉子曰古者鄉學教人國學教國
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考者之仕曰進士其進士則
者不過為鄉選之官而爵祿之官其權皆在大司馬此
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官其權皆在大司馬此
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
仕進亦是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
司徒亦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分同矣此其二也
也

○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
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朱子曰
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
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倫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
倫也庠序學校皆所以明此而已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故古
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君長也教學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志州
當作遂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
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
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每年
入學之人每間一年而考校其藝之進否也離經辨
絕經書之句讀辨志別其趨向之邪正也敬業則於
所習無怠忽樂羣則於朋友無嗜好也博習則不以
程度為限制親師則於訓誨知嗜也論學講求學
問之縝與取友擇取益者而友之也長無不學之
小成也至於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不通
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
○朱子曰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

處如離經便是學辨此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
志是所得處他做此大學之道也以此大成之土而官
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使之以其功效如此是
所謂教人之道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始教學者入學之初

祭先師以菜頌藻之菜宵雅雅小雅肄三官其始也當祭菜之時使歌

皇皇者華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

勞苦之辭蓋論以居官受任之事於其始也○燕樂相

能舉以教人合下便要用賢以治不賢入

學鼓篋孫遜其業也學士發篋以出其書箒等物警

順之以鼓聲使以遜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榎也楚荆

之朴斂其急使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大禘五年之

年不視學所以優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
游學之心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時觀而語不
也識之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幼者未必能問
師說此七者教之大論也大論猶言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

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

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去聲學故君子之於學也歲焉脩

焉息焉遊焉四時之教各有正業如春秋教以禮樂

而燕息也詩也禮也此時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禮樂

也退也詩也禮也此時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禮樂

可相有作故退息時亦必操習不廢乃能安於弦也
相有作故退息時亦必操習不廢乃能安於弦也

人此興之辭多依孔於物理而物理至博故學詩者
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物理之際廣求物理之所
依附則無以驗其類先王之制作禮有精不雜服之
辨服冕弁衣裳之類先王之制作禮有精不雜服之
判者無以識其義而於禮之文有所不能安者矣興
好也君子之起而不學也歲焉積焉之時必有正業是也樂
習者專而志不於學也歲焉積焉之時必有正業是也樂
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焉成也○具氏曰歲謂入學
息業時游者玩於適情之謂○朱子曰古入服各退
則於禮思過半矣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
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範而不反也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是故大學之禮雖曰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

也
○班固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
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
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
之秀者移國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
子學于太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燕後
爵令焉
○射義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
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
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

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
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又曰天子將祭必先射
於澤澤者所以擇土也射
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
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又曰射者進退周旋必
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
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鄭氏曰三歲而
貢士舊說九國三人次國一人小國一人疏曰澤宮
於寬開之處近水澤而為之射宮即學宮業氏曰
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
適謂之好德適謂得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
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
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

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以爵再絀以地三絀而
爵地畢也

○董仲舒曰古之王者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
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
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
修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
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右三代教人取士之法
程子通明言於宋神宗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

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醇人情未美士人微譙退
之鄙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
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脩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
教勵之使然耳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
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臣謂宜先禮
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
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
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
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至於京師館之
寬閑之室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

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
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
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磨成就之道皆
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
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其
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
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
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于列郡擇
士之願學民之後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
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

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及州郡之
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于縣之學如州
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
之制爲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
以鄉飲酒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
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其學荒行虧者罷
歸而罪其吏其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
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士以經義
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取而教之
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與師

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往還鄉里復來於學
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
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卜論其等差而命
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年然後得充
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
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
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
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郡之學則先使
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
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郡之長無或專其私

苟不以實懷奸罔上老師長皆除其任籍終身不齒
其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
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
為之賞罰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
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獎
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
俗將日入淳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
此

○程子嘗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
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

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
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
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
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
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
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程子伊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
內舍蓋無虛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
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
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為課有所未至

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舊制考察行藝以
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
等旌擢今不用舊制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為眾
所稱者升為上舍上舍學行堪為時用者長貳狀其
行能聞于朝廷或曰既不用舊制則未長貳
合如何推擇如有不當如何防察日舊法專據文簿
計校等差今只委長貳以公議惟擇凡所推擇一繫
長貳豈可不信所任用而專考驗於案籍自任在朝廷
未聞如此但取學行才器堪為時用者聞于朝廷
所狀行能各道其人此當時附司所又國學解額嘉
難不當自有所論其本此當時附司所又國學解額嘉
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改作解額五

百人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
餘人奔湊使萬餘人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
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
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以萬餘
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留一百人解額
餘四百人分在州縣解額窄處自然二人各安鄉土
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
况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弊因以少革又制尊
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長貳以下尊禮之又置待
賓吏師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闕之所謂

之士不推官雍之古者以近時之言之如胡太常張善
 至京師則長貳或時來求見道學為模範者得矜式之意
 請以居於堂中或為教不致淹留不獨上求古之人復
 又請以見長貳或時來求見道學為模範者得矜式之意
 情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為教之大本化
 不應有遺或曰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衰頹以勸多士
 處夫來不遺或曰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衰頹以勸多士
 何妨學校之說大非朝廷之心雖遺盛治之方得禮請不
 應有遺或曰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衰頹以勸多士
 子尚旁求國之聘夫言已無遺也夫與人之為善君
 未德之上出處去來不應如此者又立檢察士人行檢
 等法修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知
 加教益使使之詳益檢益檢益檢益檢益檢益檢益檢益檢
 益檢益檢益檢益檢益檢益檢益檢益檢益檢益檢益檢益檢

廷欲厚風教之又立觀元法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
 見聽致誦准不得入齋二人願觀講說者聽堂上相
 客位天下之士徒開朝廷有學不得見其規制視其
 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若其通客之時則專制
 自後報所見之八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齒爵或
 曰三舍升補舊法完密不可以廢惟今長貳推擇行
 藝衆所稱者行藝即無可據恐人清不服別致爭訟
 曰入之美行天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
 不知前日有書此而蒙考察者乎夫按文責跡有司
 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互立之以格君之以文
 則入案跡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

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貳焉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由正錄博士以及長貳諸齋所取學官不得有易學官所考長貳不得有易易之則按文責跡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責任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達于下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

先王為治之道也議者必謂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若不若使防閑詳密為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烏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

葉氏曰尊賢謂道德可矜或者得實謂行能可實敬者使師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也三者皆才德過人者迨禮之使人者知所向慕

程子又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

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
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
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
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
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
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
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
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
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

得乎

又曰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
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
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
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
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
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法令嚴於
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

○胡氏峯曰古者舉士於鄉自十五出就外傳學校

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
書其資性近道才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
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
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
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
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
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俊士入國
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
官教以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勵之三歲大比樂正
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

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為卿歟某可以為大夫
歟某可以為士歟卿闕則以可以為卿者補之大夫
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有闕則以可以為士
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
是故朝無幸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
大小當其位才之高下當其職人務自修而不僥倖
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
其身人能有恥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
洽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
○張氏輔曰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

百全卷之十一
以及於鄉黨而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悌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歲修游息於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庫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材之大小蓋

有一居其官至於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朱子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朱子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患以塞利誘之途蓋古之大學主於教人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又曰以本朝之事言之仁宗時太學真可高人師者如胡翼之徒使專教導規拜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千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

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心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
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為
聲利之場而掌其教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
嘗得售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
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
私而已師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嘗與言亦未
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年考者又祇以徒
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所以立學教
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
師者以為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
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書考
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舉德行之士與諸
生之賢者特補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為虛
設而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

又曰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
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
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彛而為之品節以開導

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
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
能者實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
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
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
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
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
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存而其
實不舉至於風教日墜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

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

朱子嘗主泉州同安縣簿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其論諸生文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隆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十有餘年學校之

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執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啗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隆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焉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及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

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
著於州里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
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
君者為有志焉是未可以捨此而他求也幸留意毋
忽又論學中諸職事曰學校之政不患法之不足
而慮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則法不
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悅其心是猶決湍水以
而徐翳蕭葦以捍其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
養之日久矣而子行誼未嘗不能以禮義告於人
不亦從則學君子之未嘗為未嘗有以開導教之
彼亦何所趨而與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
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磨之意於飲食起居之
舊聞要使之知所正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
法制之不可後賢亦既議而行之矣

外堅守而力持之使有不率以惰其心規非有約
之罪惟非君直為觀聽之嘗勝論其已古之君子
以之厚德推之以崇其也近世之俗不如此其
以教其子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論如司格不
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論如司格不
以驕為其問里終身不知虛無實之名內以就小
以必不其由求明也故今勸論之究義理之指歸而
心者其為求明也故今勸論之究義理之指歸而
不孝者其為求明也故今勸論之究義理之指歸而
成事以幸一負屬熹典領茲勸諭各宜知悉
○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有存於經有忘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

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慎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朱子漳州榜諭

古靈先生陳公勸諭曰為吾民者父義其能正母慈兄友其能養弟敬其能事夫婦有思貧窮相守為皆夫喪改嫁其兄子孝父能事夫婦有思貧窮相守為是無恩也男女有別夫男有婦女有子鄉間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資昏姻死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者遜路少避重去避來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身負重執役則為禮義之俗矣以上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

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莫作
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
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孫
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
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
別作施行各依遵守毋至違犯

事目

一禁約保伍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常切
禁止鬪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
賭博財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

知而不糾併行坐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
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思至深至重而
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
是強為無有窮盡今乃有人不孝不弟於父母
則輒違教命敢闕供奉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
相拒絕逆天恃理良可傷嘆宜亟自新毋速大
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昏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
禮律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者本非妻

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不待媒娉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甚於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况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戶既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况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殯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切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科杖一百官負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吊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為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昏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男

女晝夜混雜

一約東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為名斂掠錢物裝弄傀儡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有司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尚敢干犯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宜各深思無貽後悔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眾推有齒德者一人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

觀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眾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

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
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
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
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
之過一曰酣博鬪訟謂酒喧競博謂賭博財
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己不已者謂告人
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己者謂行止
踰遠謂逾法三日行不恭遜謂慢者恃強凌人

聞者知過不改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
背非或作朝味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謂小為大面是
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謂六日營私
太甚者與人交易傷於求殺貨者受人倚託而有所
者欺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

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脩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
已朝夕與之游處則為交非其謂二日游戲怠惰謂
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其謂
無故出入及謂見人止務閑適者謂戲笑無謂
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賭財物者謂怠惰謂

不務事業及家事三曰動作無儀謂不進退太疎野
不治門庭不潔著及不恭者不當
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冠衣冠太華飾四曰臨事
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兩入街市者四曰臨事
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
費者不能安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
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
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
于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
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

送迎四曰慶吊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已二十歲曰長

者謂長於已十歲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

少曰少者謂少於已十歲曰幼者謂少於已二

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

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謂具門狀

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樸頭欄衫腰帶繫鞋

則尊長先使人白論止來者雪此外候問起居質

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尊者

受謁不報今于第報之具如其名勝于長者歲首冬至具如其名勝于長者歲首冬至具勝于報之如其服勝于長者歲首冬至具勝于報之如其服勝于長者

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准止服帽

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

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

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

蚺俟或乃命退後皆做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

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

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燕見則燕一拜少者

者長者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許

揖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揖而退見相

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

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

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以者

見則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送于門外凡少者

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

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退

則就階上馬客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

乃○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

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徒行遇所識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請召迎送凡四條○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碑

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齒者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

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則主人跪受如常拜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若婿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慶吊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

和眉登第進官之屬皆稱賀有凶事則吊之喪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吊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菜之屬議量力定數多不從其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吊禮聞其初喪聞喪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吊之凡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生者則不吊不識死者不識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幘頭素襪衫素帶以

禮儀卷之二 三十一

縮為之備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拜者是敵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亦變而哭之哭則禮
用錢帛衆議及奠又相率致贈俟發引則素服而
送之其數如慶禮及奠又相率致贈俟發引則素服而
祥皆常服吊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
待吊客吊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
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吊服再拜哭而送
之唯至親篤友為然過其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
日當糾集者督其遠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

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且甚則親 二曰
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為之助出募賞之 三曰疾病則
遣人問之其甚則為之醫費 四曰死喪辦之財則助其
借貧則助其遺疾之費 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聞于官司或擇人之教
及為求婚烟貧者叶力濟之無令失所若不檢亦防
之者眾人加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逆不檢亦防
察約束不義六曰誣枉有為勢可以聞於官府則
令陷於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為之 七曰貧乏安
貧守分而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或為之因以失所者共解以財濟之
貧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
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
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
車馬人僕皆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
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
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
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
則為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
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已

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

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告會朔日有故則前報

會者所居遠者准赴孟朔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一百

又遠者所居一拜至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

朔具果酒三行麵飯一會餘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

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昔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

師之象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處先以長少叙拜於東

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同約者如其服

而至雖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許侍

別觀禮但設點心於會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

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正約

與齒撮尊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
 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揖辭揖分東西向立
 如門外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
 升階餘人皆北面立約正以東上西約正少進西向立
 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
 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餘人如故約正
 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知尊者受禮如儀正以約
 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
 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直月
 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

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
 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
 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
 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
 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初頃之約正揖就
 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
 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壽者直月抗聲讀約一過
 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
 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
 眾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眾無異
 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

記過籍禘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
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不須有
道神惟邪僻時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不得輒
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用糾而書之至哺乃
退

右後賢所論述

右古者教人取士之制此畧具矣而後賢所論
述亦因以附焉王者成天下之治濟天下之務
外此無他法不以古今而有異不以華夷而有
間者也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
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正以其

不之行故其說長也人主都君師之責可不深
念乎此哉

鄉飲酒禮攷附

儀禮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鄉大夫貢士
於其君蓋如此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
名曰父執以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
以大夫執以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
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
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戒警也告也拜辱
已門也請告以其所為未之辭即許者賓已知欲貢
○疏曰士相見禮固辭此禮辭即許者賓已知欲貢
已又於朝上以習德業情下以澤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
仕於朝上以習德業情下以澤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

主人退賓拜辱以去又謝之辱者介亦如之如戒也乃席賓
主人介作席階上西面介席前南面主人席東面衆賓之席
皆不屬焉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尊兩壺于
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籩于禁南東肆加二勺
于兩壺為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禁承尊之器名之
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在設洗于阼
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籩在洗
西南肆洗承也榮屋翼羹定肉謂之羹定猶熟也主人速賓賓
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如速也賓及衆賓
皆後之言及衆賓則介亦在其中矣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

賓答拜相主人之步拜介介答拜揖衆賓拜介揖衆
面主人揖先入揖揖賓也先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
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厭一洗也揖引手
門也皆入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
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
拜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相主人坐取爵于
籩降洗將獻賓降人主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重以
煩賓賓對也主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爵于
籩下盥洗致盥乃洗爵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
爵于籩興對賓復位當西序東面言復位者明始主

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沃洗者主卒洗主人一揖

一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復盥為賓降

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

立疑魚乙反正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

獻賓獻進也賓西階上拜主人小退小避賓進受

爵以復位主人作階上拜送爵賓小退復位復西薦

脯薦進也薦之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牲體折

俎主人作階東親立賓坐左執爵祭脯祭脯以右手

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肺起也肺離之本端未以祭尚左手

齊之興加于俎起也肺離之本端

乃絕其末啐啐七內五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作

階上答拜降席席西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

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作階上答拜卒賓降洗將人

主人降亦從賓也降降賓坐奠爵興辭西階主人對

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作階東南面辭洗賓坐

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作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

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

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作

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

薦脯鹽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為俎者酒亦不告旨物也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荅拜自席前者味酒便也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拜東西階謂之序崇充主人坐取解于筮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不辭自飲其將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解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西階上荅拜酒也酬之言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遂拜執解興有忠信為周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西階上荅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

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解于薦賓已拜主賓辭坐取解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解于薦東復位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我也介西階上立者言也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拜于介也主人立于西階

東薦脯盥介升席自北方設於俎祭如賓禮不啐肺
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
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不齊卒介降洗主人復
作階降辭如初如賓酢卒洗主人盥盥者當為介酌
自飲而盥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就尊南
者尊介也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
不自酌也下賓也酒者賓王共之疏曰知兩楹間是
尊南者以上云尊於房戶之間房戶間是兩楹之北
也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
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
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以當獻
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主人復作階揖降介降立于

賓南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各一拜拜示編
不備禮也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
爵于西階上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
言三人則主人拜送於眾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
人爵降復位既卒也卒爵不拜立眾賓獻則不拜受
為坐祭立飲此三人以下也不拜禮彌簡疏每一
人獻則薦諸其席謂三人也眾賓辯有脯盥亦每獻薦於
辨今文皆作遍疏曰以其言堂下立主人以爵降
爵不合有席故不言席而云位在下也
奠于篚用也揖讓升賓殿介升介殿眾賓升眾賓序
升即席序就也一人洗升舉觶于賓發酒端曰舉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卷之十一

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席末各拜坐祭
 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各拜降洗升實
 觶立于西階上賓拜將受觶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
 坐受以興舉觶不投下主人也言坐受也舉觶者西階
 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所薦也舉觶者降事已疏
 當一人舉觶之後未作樂之前朱子曰實若有設席
 尊者其禮詳見篇末及鄉射禮一人舉觶之後設席
 于堂廉東上為工布席也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
 先下立于西階東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
 何瑟後各榜越內弦右手相也無戶可反四人鼓瑟則
 者為之每工一人那射禮曰弟子相扶工如初實之少

相工使視聽者凡工警朦也故有扶之者後首者變
 于君也持也相瑟者則為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
 也越瑟下孔也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也長工入升
 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方近其事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
 道修政之樂歌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皇皇
 者華君道使臣之樂歌也○朱子曰鹿鳴謂今日燕
 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享賓之德也四
 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後王事於此始也四
 皇言其華言其始也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
 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
 為燕飲之樂而歌之鄉人用之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
 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
 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作階二拜送爵也工賤不長
 洗薦脯監使人相祭其酒祭者相工飲不拜既爵授

主人爵主人爵也授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盥不祭祭不飲也重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
辭洗尊之也賓介降後主人也工大師則爲之洗笙入堂
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陵白華華黍吹此詩以爲樂也
南陵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劉敞云
此三篇皆笙詩也小序云有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
無非亡後之也鄉飲酒禮瑟而歌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此面立樂南陵白華華
黍燕禮亦鼓瑟入堂下磬南此面立樂南陵白華華
千縣中葵南陵白華華黍南陵以下今無以考其名
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葵而不言歌則有主人獻之
聲而無詞明矣下由庚崇立由儀故此
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
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也笙一人和

人笙凡四人射禮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辨有
脯盥不祭亦受爵于西階上乃間歌魚麗笙由庚
歌南有嘉魚笙崇立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
吹六者皆小雅篇也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南有
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南山有臺
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木也由庚崇立由儀今亡其
義未聞○疏曰堂下吹笙堂上升歌問代而作故謂
之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也合樂者謂歌樂與衆聲俱作也周南召南國風篇
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
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
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不失職采芣言國君
之妻能循其法度蓋夫婦之道與生民之本及四方
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
賓燕用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合樂也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二

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主人降席自南方不由北側
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不由北側
降也賓介不從故言側特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
諾主人拜司正答拜為有解惰立司正以監之拜賓
誦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作階上北面受
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
為賓欲去留之司正告于主人主人作階上再拜賓
告賓於西階司正告于主人主人作階上再拜賓
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拜賓
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拜賓
人既拜揖就席○疏曰凡相拜者當在賓主拜前
在賓拜下者以經云司正相拜故退之在下也鄉射云
答拜文理切不得先言相拜故退之在下也鄉射云
司正拜賓西階上答拜是相拜也前也司正實
上正拜賓西階上答拜是相拜也前也司正實

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立階間北面
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坐取觶
也巳帥以王孰敢不正燕禮曰右還北面坐取觶
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
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洗觶奠之示潔敬賓北面坐
取俎西之觶作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
東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疏賓坐奠觶
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
觶東南面授主人賓以鄉主人將授主人作階上拜
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階禮殺賓揖
復席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其酌實解西
 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朱子曰賓主相酬初
 皆北面但實酬之後授解之時賓介則東面接主
 人之禮則西面授解之時賓介則東面接主
 東皆北面也故下文授解之時賓介則東面接主
 由其東亦既受乃還北面拜送也司正升相旅曰某
 子受酬受酬者降席相息亮反旅序也於是介酬眾
 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
 之始又同便其贊上贊下受酬者自介右介使不夫
 也始升相西階西北面受酬者自介右介使不夫
 位眾受酬者受自左由西變於介也拜興飲皆如賓
 酬主人之禮下燕賓以辭卒受者以解降坐奠于篚
 酬在賓之下者皆升受于西階上辨受司正降復位之
 使

二人舉解于賓介洗升實解于西階上皆坐奠解遂
 拜執解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
 解遂拜執解興賓介席末答拜二人亦主人之吏若
 與大夫燕禮曰膳爵者立一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
 洗○疏曰若有大夫則舉解于賓與大夫者以其大
 夫尊於遂降洗升實解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於
 介故也○疏曰賓在席西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解
 末拜○疏曰賓在席西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解
 南面介在席南東面
 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
 奠于其所受尊卑異文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
 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乾實盥禮俱誠有酒清者
 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
 以賓燕也粗者有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

看○疏曰自此以上皆立行禮是盛自此以後無美
 也主人請徹俎賓許請告司正傳司正降階前命弟子
 俟徹俎西階前也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司正
 升立于席端特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
 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東南面徹俎也遵
 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
 人所謂樂而遵法者也因以為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
 事耳今文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棹之主人
 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
 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
 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俎俎皆鄉復初八之既授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說也必說於反說屨者為安燕當坐
 左履先右先乃羞體羞也致所敬也今進羞所以鄉進骨
 也敬之愛之無美爵而止也鄉實主燕飲爵二入舉數
 所以厚賢也夫又曰執鄉飲酒禮外實爵反奠於實與引
 于皆與○揚氏曰按鄉飲酒禮外實爵反奠於實與引
 夫皆與○揚氏曰按鄉飲酒禮外實爵反奠於實與引
 鄉射無美爵以釋之執鄉飲酒禮外實爵反奠於實與引
 取奠射無美爵以釋之執鄉飲酒禮外實爵反奠於實與引
 主人射無美爵以釋之執鄉飲酒禮外實爵反奠於實與引
 入射無美爵以釋之執鄉飲酒禮外實爵反奠於實與引
 酒禮亦同但鄉射有賓長受而錯皆不拜註錯者實飲
 賓之禮亦同但鄉射有賓長受而錯皆不拜註錯者實飲
 行也當實主人之射實大夫無介鄉飲酒有賓介及其
 大夫又當實主人之射實大夫無介鄉飲酒有賓介及其
 夫也當實主人之射實大夫無介鄉飲酒有賓介及其
 與之射實主人之射實大夫無介鄉飲酒有賓介及其
 飲酒為歡乃止此所以為無美爵也無美爵也

則記大夫有諸公則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此當參考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戎大夫朝服

冠玄纁緇帶素鞞白履再戎為蒲筵緇布純也

宿戎禮將有事先戎而復宿戎尊給冢賓至徹之覆尊也冢其牲狗也擇人亨

于堂東北祖陽氣之所始也獻用爵其他用觶爵尊不薦

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挺猶臠也賓俎脊脅

肩肺主人俎脊脅肺介俎脊脅胙肺皆離皆右

體進腍凡牲體前胫骨三有臂臠也後胫骨二腍

謂也進也以爵拜者不徒作不徒起也言拜既爵主人

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其降各便

相錯此禮工凡奠者於左不歛者將舉於右便眾

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復三人之中立者東面

此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統於堂或統於門或樂

正與立者皆薦以齒賓黨不言飲而言薦以明飲

也既飲皆薦於其位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

大夫獻工樂作大夫不入後樂賢也○疏曰大夫

皆薦之後則後於樂賢者故不入獻工與笙取爵于

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明其異也然上篚三爵則其笙

則獻諸西階上謂上者以拜送爵也於西階東也作

階間縮雷北面鼓之縮從也雷而東西為賓鄉人

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降由上由便司正既舉禕而薦諸其位司正主人屬

也無獻因其凡旅不洗徹俎賓介尊者之俎受者

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徹俎賓介尊者之俎受者

以降遂出授役者以送主人之俎以東藏於樂正

命奏陵賓出至二階陔作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

人之北西面其西面者北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

不與贊主人之屬也與及也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

爵然後與及燕也

鄉飲酒義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役之至于門外

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

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

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

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

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入揚

也舉解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

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

知其能第音長而無遺矣降脫屣升坐脩爵無數

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
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
辨和樂而不流宗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
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主人拜
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
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
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
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
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

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曰無役生矣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也
成禮行而至於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於鬪辨
而免於人禍則先王之制禮也
節貌升降也
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
酒貴其質也故曰賓主共之也玄酒水也質質素
也太古無酒用水而已尊羞出自東房主人共
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實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啐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
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
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

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非專為飲食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也酒為

唐禮州貢明經秀才進士行鄉飲酒之禮皆刺史為主人先召鄉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

唐禮州貢明經秀才進士行鄉飲酒之禮皆刺史為主人先召鄉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

唐禮州貢明經秀才進士行鄉飲酒之禮皆刺史為主人先召鄉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

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夫四支欲於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急惰教慢之氣生急惰教慢之氣生不安則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侯而心慢之氣生不安則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侯而心亦為之不安安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所措故教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無懈則不遜之行亦無自矣君子至於久而安之則非法不行無所往而非義不疑其所行矣故義而中節者常生乎不敬所存乎內者敬則所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修則葢乎事者中矣

淺深之際

右儀禮鄉飲酒禮附見於此有以考見其得失

又其次為衆賓與之行禮而賓舉之主人戒賓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賓立於東階下西面將命者立於賓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吾子臨之將命者入告賓出立於門東西面拜辱主人荅拜主人曰吾子學優行高應茲觀國某日展禮請吾子臨之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人曰某謀於父師莫若吾子賢敢固以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敢不敬須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其戒介亦如之辭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吾子貳之某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

近北南向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衆賓席三於賓席之西南向皆不屬又設堂下衆賓席於西階西南東面北上設兩壺於賓席之東北玄酒在西加勺幕置籩於壺南東肆實以爵觶設蒼者位於東階東西向北上賓介及衆賓至位於大門外之右東面北上主人迎賓於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荅拜又西南面拜介介荅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門而右西面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東面北上衆賓 賓者皆北面東上主人將進揖當

階揖賓皆報揖及階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
主人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
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
楣北面立執尊者徹罍主人適篚跪取爵興適尊實
之進賓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
退賓進於席前受爵退復西階上北面立主人退於
阼階上北面拜送爵賓少退贊者薦脯醢於賓席前
賓自西方升席南面立贊者設折俎賓跪左執爵右
取脯揆於醢祭於籩豆之間遂祭酒卒酒興降席東
適西階上北面跪卒爵執爵興適尊實之進主人席

前東面酬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
進受爵退阼階上北面立賓退復西階上北面拜送
爵贊者薦脯醢於主人席前主人由席東自北方升
席贊者設折俎主人跪左執爵右祭脯揆於醢祭於
籩豆之間遂祭酒卒酒興自南方降席復阼階上北
面跪卒爵執爵興跪奠爵於東序端興適篚跪取觶
實之以酬復阼階上北面跪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
階上答拜主人跪祭酒遂飲卒觶執觶興適尊實之
進賓席前北面賓拜主人少退賓既拜主人跪奠觶
於薦西興復阼階上位賓遂進席前北面跪取觶興

復西階上位主人北面拜送賓進席前北面跪奠饌
於薦東興復西階上位主人北面揖降立阼階下西
面賓降立於西階下東面主人進延介揖之介報揖
至階一讓升主人升阼階介升西階當楣北面立主人
詣東序端跪取爵興適尊實之進於介席前西南面
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退
復位主人於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於西
階之東贊者薦脯醢於介席前介進自北方升席贊
者設折俎介跪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執爵興自
南方降席復西階上北面跪奉爵執爵興介授主人

爵主人適尊實之酢於西階上立於介右北面跪奠
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跪祭遂飲卒爵執爵興
進跪奠爵於西楹南還阼階上揖降介降立於賓南
三人於阼階前西南揖衆賓遂升適西楹南跪取爵
興適尊實之進於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長升西階
上北面拜受爵主人於衆賓長之右北面拜送贊者
薦脯醢於其席前衆賓之長升席跪左執爵右祭脯
醢祭酒執爵興退於西階上立飲訖授主人爵降復
位主人又適尊實之進於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次
者如獻衆賓之長又次一人升飲亦如之主人適尊

實酒進於西階上南面獻堂下衆賓每一人升受爵
跪祭立飲贊者遍薦脯醢於其位主人受爵奠於篚
主人與賓一揖一讓升賓介衆賓序升即席設工入
席於堂廡西之東北面東上工四人先二瑟後二歌
工持瑟升自西階就位坐工歌鹿鳴卒歌笙入立於
堂下北面奏南陵乃間歌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
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司正升自西階司正謂主人
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懈情立司正以監之跪取觶於篚與適尊實之降
自西階詣階間左還北面跪奠觶拱手少跪取觶遂
飲卒觶奠觶再拜賓降席跪取觶於篚適尊實之詣

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進立於賓東賓跪奠
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立飲卒觶適尊實之作
階上東南授主人主人再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於
主人之西北面拜送賓揖復席主人進西階上北面
酬介介降席自南方進立於主人之西北面主人跪
奠觶遂拜執觶興介答拜主人立飲卒觶適尊實之
進西階上西面立介拜主人少退介受觶主人於介
東北面拜送主人揖復席司正升自西階近西北面
立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進北面立
於介右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避受酬者介跪奠觶

遂拜執觶興某子荅拜介立飲卒觶適尊實之進西
階上西南面授某子某子受觶介立於某子之左北
面揖復席司正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立
於某子之左北面某子跪奠觶遂拜執觶興受酬者
荅拜某子立飲卒觶適尊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
之受酬者受觶某子立於受酬者之右揖復席次一
人及堂下衆賓受酬亦如之卒受酬者以觶跪奠於
篚興復階下位司正適阼階上東面請命於主人主
人曰請坐於賓司正回北面告於賓曰請賓坐賓曰
唯命賓主各就席坐若賓主公服者則降脫履主人

先左賓先右司正降復位乃羞肉載監賓主燕飲行
無筭爵無筭樂主人之贊者皆與焉已燕賓主俱興
賓以下降自西階主人降自東階賓以下出立於門
外之西東面北上主人送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
介逡巡而退

季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爲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
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其次爲三
賓又其次爲衆賓年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
者五豆九十者及主人皆六豆賓主燕飲則司正北
面請賓坐賓主各就席立司正適篚跪取觶興實之

進立於楹間北面乃揚觶而戒之以忠孝之本賓主
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觶再拜跪取觶飲卒觶興賓
主以下皆坐司正適筐跪奠觶興降復位乃行無筭
爵其大抵皆如鄉飲酒禮

隨錄卷之十一

隨錄卷之十二目錄

教選攷說

漢以下至今取人之法

本國選舉制附

選舉議論附

隨錄卷之十二目錄

隨錄卷之十二

教選攷說下

三代教人選士之法已見前篇
此載漢以下歷代選舉之制

漢高祖初未建立制十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莫
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
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賢
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
知朕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有賢者
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謂行也有不覺
免其官

惠帝四年詔舉孝悌力田者復其身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

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以官使也帝於是令郡國各舉孝廉各一人既而定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今推漢時戶

不過仁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百餘人通行修經亡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不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

元光五年又詔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訂借計者俱來而遣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年與計者俱來而元朔元年又詔曰本仁祖義褒德錄縣次給之食也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詔執事興廉與計者俱來而孝庶樂成風夫一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今或闔郡不萬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

子壘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
燭幽隱勸元元勵然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
賞蔽賢家顯戮古之道也共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
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
之好德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
錫杜佑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
之九錫備物伯者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
進賢便帝之似不恭也當受進賢之賜尚不貢士一
喜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不貢士一
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夫附下罔上
者死罔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人者亦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

論為其不求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漢制凡郡國皆得自署其屬僚又調屬僚及部人之
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
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鄉校牧守居閑待詔
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
詮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為他官以補缺員後漢制同
元朔五年詔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
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郡國縣邑有好
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
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

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者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者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

元帝時詔列侯舉茂才諫議大夫張勃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其所舉不得人其為勸勵也如是故是時自文景以來故加惡謚官得其材位必久安

○後漢光武帝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才四行

名一人案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察御

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前漢曰秀才後漢避

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部曹尚書令總之成帝初置尚書五曹通掌

一曰二千石曹主郡國事至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此吏部之法所由始也是時尚書雖有曹名不以高疏尚書令初甚秩甲其後漸重光武親總吏職不任三公故權歸尚書於是尚書令為端揆之任

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于時所

也持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帝初詔曰鄉舉里選也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稱真偽既非錄署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則理不

漢書之乃復用前漢丞相故事

順帝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若有茂才異行不
拘年齒而書僕射經廣數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漢
永周秦參雜王霸代以致理莫或回革帝竟從雄議
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
教若其而墻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
強仕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許公府
諸生試家法文史選應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
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其有茂才異

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乃班下郡國明年濟陰太

守胡廣廣以僕射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汝南

陳蕃潁川李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

慄不敢輕舉雄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

平多得其人太史令張衡上疏曰自初舉孝廉迄今

二百歲皆先孝行之有餘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以

能童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

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如游夏政事不

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矣

永和中詔舉武猛任將帥者左雄為司隸校尉薦

直任將帥直嘗坐賊受罪尚書周舉以此劾奏雄

日詔書使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
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
以自伐也謂諸大人曰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取不其
誤升諸朝不取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漢
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聞而兩賢之
安二年黃瓊為尚書令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
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
從政者為四科非賢則古者諸侯貢士進賢受上賞
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後漢初詔舉賢良方正以
其行經邦之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以
察舉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若
孔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實有清白敦厚之屬
策路既廣自是名儒年試才雖頗有不容固亦曰
策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容固亦曰
時且而胡短實崔挺其効雄在尚書天下不取
名者屈其短實崔挺其効雄在尚書天下不取

舉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効實之微乎舊典選舉
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屬咨其行狀度其能
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名無可察然後付之尚
書之舉刺請下廷尉覈按虛實行其誅罰
○魏曹丕時天下喪亂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
所吏部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
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有鑑
識者為之區別人物茅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
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
主之族多離本土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
各以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行修著則
升進之或五升四以六升五如或道義不虧缺則降
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蓋以吏部不能審定

晉書卷之二十二

六

天下人才庶幾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懸之補受欲以
免非吏才法獎也其後中正多非其人復辨其賢
愚唯以門閥為高下南朝至于梁陳北朝至于周隋
選舉之法雖互有損益而率用九品及中正至開皇
中乃

○晉依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
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
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時風教頹失而
無典制然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
積年沉廢卻詆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勸
懲也如是其後中正失人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
弊遂詐官實以定品格天下唯以居位者為貴尚書

僕射劉毅以為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宜用
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九品有八損而官
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
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
榮辱在手一人之身旬月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
勢族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州都即中正者本取州里清
議所服將以鎮異全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
之才一人不審遂為坐廢也今使是非之論橫於州
里嫌隙之仇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為九
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坐徇其私

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載之以法獨中正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又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况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秩必採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爲

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求人
才以治民也今當官者效者或付卑品在官無績者
更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崇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
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不狀其才
之所宜而但第爲九品以品取入或非才能之所長
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品狀相妨七
也今九品而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廢敗之
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
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爲奸府事名九
品而有八填宜罷中正除九品更立一代之制司空

衛瓘亦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
無邪行誠以間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
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
睦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黨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
魏氏承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
制粗具一時進用之本耳其始選也鄉邑清議不拘
爵位褒貶所加足為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
遂升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為貴棄德而忽
道爭多必於錐刀之末傷墳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
同規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上斷定自公卿以

下皆以所居為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使
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入安其教俗與
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文遊即華
競自息冬求於已矣時始平王文學李重亦上疏曰
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
檢防轉碎徵形失實駭動風俗為弊已甚謂九品既
除先開移徙聽相併就且明貢舉之制不濫於境外
則土斷之實行矣若使人思反本修之於鄉奔競自
止禮義日崇矣帝雖善之而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
進故皆不能行

○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

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秀孝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

經略粗定乃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後趙石

校張實領選定九品六科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

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復依晉制立

舉孝廉經六○秦符堅以四科舉士命牧伯守宰各

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托不行上皆自勵雖

疇修關府庫充

實盜賊屏息

○劉宋制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

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帝或親臨之及公

卿所舉皆屬于吏部叙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

矣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部議制文帝元嘉中

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

孝武帝立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左衛

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

之難提鉤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鑑易限而天下之

才難源以易限之鑑照難源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

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

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

散其權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觀其志義憂難

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攝之以利以察其庶

取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

有條卷之三

其在漢家尚猶然也州郡積其功能然後高五府所
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賢之進失其課
也詳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觀行猶懼不周况今
多夫厚貌深衷險如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
萬品千差行不可上擊壤按闕而進舉者干進
以務必得加之謂黜陟曹按闕而進舉者干進
採於無鄉邑父誨其子曰不索何獲兄勵其弟曰努力
窺觀無廉恥之風謹愿之操官邪國敗而不可紀綱
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政平章不可也况
後之哲人者哉考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周漢朝
三蒙四其病愈甚也

○齊仍宋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
進取以官婚胄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
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畱進者其時士人皆

厚結姻援奔馳造請以成俗

○後魏州郡置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
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至孝明帝時胡

太后臨朝始令武人依資入選初孝文帝勵精求治
稱充之其及宣武郡人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多不
得人或有庸鄙者操銓覈之權選叙類
冒登清流乃罷中正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
保任者奪官還役時孝明嗣立幼冲胡太后臨朝征
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
選格排抑武夫不使預清品於是悉謗盈路乃懸榜
於衢會期唇害羽林虎賁千餘人相聚焚其茅殿曳
安殺之因命武人得依資入選於強官八人餘大救以
多避曹無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
以處之

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庸才下品沉滯者皆稱其能
時亮外甥劉景晏與亮書曰殷周以解在昔莫不審
由州郡薦才親晉因循乃置中正諱觀在昔莫不審
舉雖未盡美足應什收六七朝廷貢才只求其文不
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
行空辨姓氏取士不博沙汰未精男屬當銓衡宜頂
政張易姓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
脩勵名行我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
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惟千載之後誰知我此
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今日選
舉寺歸尚書以一人之鑑照察天下無異於以管窺
天又今武入甚多官負至少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
官可授况一人冀一官何由可不忍我吾近面執不
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以停年耳洛陽令薛淑上
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
否執簿呼名一吏之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

報其後甄琛元修義等相繼為尚書利其便已踵而
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其後辛雄為吏部郎
中上疏曰自頃年以
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叙用職無劇易各
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切能銓衡之人以
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入莫不貪鄙委手曾以
共理之重託碩氣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肆心縱
不其制確煩不勝其欲此所以致令徐發
均調發遠謬眾歛盈門因執蒲道也
○隋文帝開皇中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煬帝始置進士科專以文辭試士又制百官不得計
考增級其功能昭然者乃擢之丘濬曰魏晉以降雖
失鄉里之選所舉秀
考猶取經術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存雖其立法
未盡然清謹之士猶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
行之疵以為其累至隋煬帝置進士里無復察舉之制矣
以文辭則士皆投牒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

唐取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明書有明算自京師郡縣皆有學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寮設賓主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徵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饑而與詠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有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尚書省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茅舊令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之觀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初秀才科最高試方畧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萃者坐

其州長由是廢絕自是士族所趨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中詔加讀經史一部時考功郎中王振京邑師且考其文策黜之王公瑾並有俊才等茅太宗惟無昌齡等名因召師且問之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若風雅帝以爲名相後並如其言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詔明經帖得六進士試雜文兩篇然後試策武后初策問貢士于洛城殿殿前試人自此始武后又自製臣執兩于中宗初武氏又建武舉行鄉飲酒禮送于兵部元停臣執中詔武貢人與明經其課試之制畫帛爲五規置之進士同行鄉飲酒禮

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
 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茅進士所試
 一大經及爾雅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
 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茅明法試律令各
 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 令三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
 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 林四帖所誦無常限皆
 通者為茅美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
 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 五經等七部各一帖 綴術
 古四帖綴術兼試文大義皆通者為茅凡眾科有能兼學
 則加超獎不在常限凡試先期命舉人謁于先師有

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皆會而觀焉博集羣
 議講論而退之禮部閱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荐棘圍
 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焉其制詔舉人不
 有常科皆標其目搜揚之試之日或天子親臨觀之
 試已糊其名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
 身開元以後海內宴安士無賢不肖恥不言文墨應
 舉者每四五千入得茅者纔百一二沈既濟曰國家
 宗聖躬不康武太后用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
 頗涉文史好離虫之藝永隆中專以文詞選士及永
 淳之後太后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無不以文
 章達因循日久寢以成風至于開元天寶之中上承
 高祖太宗之遺烈家給戶足人無若寐四夷來同海
 內晏然雖有宏辭上畧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

餘年問生有長養不調全誠之聲燁燁之光以至於
老故大平君子唯門不調全誠之聲燁燁之光以至於
行己立身之美者也郡縣資其子兄勉其凡所易業
大者登閣少者任郡資其子兄勉其凡所易業
童子其風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為士林華選四方觀
聽希其風未每歲得第之人不決辰而周聞天下故
賢雋韞才者咸出於是而榮姦無良者或有焉故是
非相陵毀譽相騰或肩結鈞黨私為盟軟以取拜第
而聲名動天下或鈞撫隱匿朝為篇詠代宗初禮部
侍郎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
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劉思立始奏進士
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
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
自應如此欲其反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

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
考試升之於省任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
上茅注官中茅出身下茅罷歸其道舉亦非理國所
資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帝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
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綰議仍請兼廣學校
勅禮部具條目以聞綰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
祭酒祭酒試通者升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
試或以為進士明經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遂不行
然識者是之樞筭等議曰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
文行也莫美於文興則忠敬存焉前代以文取士本
文行也宣又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今試

學道乎者以帖字為精通不窮旨豈能知遷怒過天之
下乎是以道消則小入之襲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
夫先王之試舟之小道而亦難以遠大是以猶以蝸之
海而取士之試舟之小道而亦難以遠大是以猶以蝸之
就科興商者皆小藝且夏有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
商始興商者皆小藝且夏有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
天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秦并長遠漢興周有
然尊儒術尚名節雖近戚百位強巨權弱主外立
毋後專政而亦能終彼四百豈非學行之效耶魏晉
以來所請實為正論然自晉故子孫亂入多處不永也
今鄉舉里選恐未盡請其後生徒流離以多處不永也
復州縣皆有小學兵革之後儒明臣師氏錄京
虞無向請增博士館遺博士出外通儒領郡官以居其
十道大郡置博士館遺博士出外通儒領郡官以居其
徒保來其利帝令館具條目以進者相以推為舉朝人
之徒保來其利帝令館具條目以進者相以推為舉朝人

習難於速變請自來歲始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
士已久廢之恐失其業乃由科目舉人由吏道而進
事因高其議○凡選唐制謂之舉人由吏道而進
於吏部者謂之選入前資及官滿者文選則吏部掌
亦試於吏部然後從試高下遷除者
之武選則兵部掌之謂之銓選文武選事皆分為三
銓尚書典其一侍郎分其二凡選始於孟冬終於季
春每歲五月頒格於郡縣示入科限而集之初皆按
狀於本郡或故任所述罷免之由而上尚書省限
十月至者乃考覈資緒郡縣里名積父祖官名內
外族姻年齒形狀優劣課最誼負刑犯必具焉以同
流者五為職以京官五人為保一人為識皆列名
結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賈珠類及假名承偽隱冒
升優以授之其試者有知人誣諷察防檢知禮部
之舉法其擇人有四事一日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

通鑑卷之二十一

十一

取其言辭辨正三日書取其楷法適羨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均以勞其六品以下集以試之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利便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黃門侍郎者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自出身之人至武官則于公卿皆給之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曉勇才藝及可爲統帥者

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人求爲文選取書判精工有理事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授官凡官已受成皆殿庭謝恩初吏部選才將視其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近否此所謂判也其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既近不足爲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唯懼人之能知也工者登于科武德中兵革方息茅謂之入格甚拙者謂之藍縷初武德中兵革方息士不求祿官不克負吏部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

貞觀中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叅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斃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爲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十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於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辨行未見其術帝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帝又謂曰古今致治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遍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

何魏徵曰知人則智自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是長澆競也不可復寢是時吏部之法行始二十餘年雖已爲弊而未甚滂流故公卿或有未之覺者太宗知其微而未及更因循至于永徽中官紀已紊迨麟德之後不勝其弊及武后臨朝務悅人心不問賢愚選集者多收之職負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嘗時有車載斗量之謠又以鄧玄挺許子儒等爲侍郎無所藻鑑委成令史依資平配其後仕者猥衆不可禁止有僞立符告者有承接他名者有遠人無親而買保者

有試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假濫不可悉數武后
又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
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及神龍以來韋后用事官多
橫除鄭愔為吏部侍郎大納貨賄選人過多無關注
擬選用三年闕員至玄宗初宋璟為尚書方革前弊
其後楊國忠為尚書俱招物議求以悅人其從選年
多者率收之故蠢愚廢滯者咸荷而綱紀大紊

○宋取士之制大槩仍唐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
常選之外又有制科其所試亦用詩賦策墨義之類
英宗以間歲貢士法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自此

定為常制疑梅問神宗時參政王安石奏曰今人
才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
一道德則脩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
謂此科常多得入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
賢耳今以少壯時正當講學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
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
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謂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
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
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
專意經術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

書周禮禮記無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須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專以策定著限千字以上元祐初復用前法試以詩賦

之類賦朱子曰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得士而詩
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
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復言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為最
力溫公呂申公皆不難為言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
足與議先王學官入經者本意復讀今直罷無可與
者至儒傳注但取近來學官治經者不復讀今直罷無可與
先儒可為題目之句以志中復讀今直罷無可與
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志中復讀今直罷無可與
乃天意以為工而置之高第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
文聖而言實為文宇之妖其弊不可勝言矣而文賦主司命

題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務不意於所當斷而
可通以觀其倉卒之和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
唱之舉子又以此乎主司之意也又
為學賦行以求合文字之中意也

○大明取士之制亦仍前科目而知制科明經宏辭

之類皆廢之惟存進士科亦試以經書義論表策等

每三年一開試

月各省鄉試辰戌丑未年二月禮部會試各專一
經皆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初場以九日專一
五經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書義一道
限三百字以上詔誥表內科一道終場時務策三道
策一道亦限千字以上終場時務策三道未始者並許減
三道本經義四道終場時務策三道未始者並許減

其二人道焉其鄉試額數初以五百人為率諸省各
 十人福建三十人兩廣各二十五人直隸一百人
 人才宣德中更額定兩京十二省實充解額隨其
 地人物多寡正統中於各省舊額量增之而分南
 中以半景泰初又改會試無定額臨期取
 濬曰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中大道
 度關係人倫治道者以為題當以餘力旁及於
 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又得來典文者欲
 及諸子史司亦易於考校近來隱僻強截句讀
 以所下知其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截句
 碎經文於此不當連而倍不當前學者竭精神
 力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謂古今制度前代治
 當世治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
 有不知修冊名目字書偏傍者又有所謂主
 先為飛修冊名目字書偏傍者又有所謂主
 於必得謂不說合主司之題專主一說謂之主
 旨考成曲說牽綴遷就以求合其將之意此非

獨士習其為聖經之蟲也甚矣有司主此出題
 上主士習其為聖經之蟲也甚矣有司主此出題
 類司也以此取士宋史所謂經流傳今日之弊
 焉者

右漢以下至今取人之法蓋三代養而教之謂
 謂立學校明禮義以富之教而舉之漢則無教
 養之事而其選舉猶本鄉里故能舉不失人俗
 尚淳實無虛偽之風隋唐以來專以文詞取人
 則非惟無以得人又從以壞敗之世道之汙隆
 人才之盛衰職此之由所以治日常少亂日
 常多小人得志戎狄亂華者也有志之君苟覽

其制而思其事則自可知其然矣
本國選舉制附

按本國在箕子設教八條之時其選衆用賢必有簡
實之法而上焉無徵逮至三國日事侵爭荒蒙無足
論然其大槩選人以騎射用人以材畧戰功新羅並
合後至元聖王始定讀書出身之法讀春秋左傳若
禮記文選兼明
論語孝經者為中讀曲禮孝
經者為下若博通五經三史諸子百家者擢用之
高麗太祖首建學校而未有科舉之制光宗用雙翼
言翼本五代周始以科舉選士自是文風稍興而倡
人來仕高麗始以科舉選士自是文風稍興而倡
以淳華之文遂成弊習其法大抵倣唐制有製述賦

進明經二科及醫卜地理律書筭三禮三傳何論等
雜科各以其業試之而賜出身其進士則試以詩賦
頌及時務策而所常用者詩賦明經則以易書詩春
秋等皆用帖括口問三禮業則以禮記為大經周禮
儀禮為小經三傳業則以左傳
為大經公羊穀
梁傳為小經其試官令文臣一人為知貢舉後增
置同知貢舉其設場或比年或間歲未有定期其取
士亦無定額中世以前或七八人或十餘人仁宗以
後或取三十七八人或二十八九人而例多取三十
三人忠肅王時李齊賢朴孝修典舉奏革詩賦用策
問然而後亦不能行恭愍王時始用元朝鄉試會試

殿試之制定為常式○前此或有親試而無殿試常制
問令舉子未二十者不許赴
舉然徒有其法而不能行
○恭讓王時都評議使
司奏本朝只取文科不取武科故武藝成材者少請
以寅申己亥年設武科其試取給牌一如文科儀試
以諸家兵書及武藝取三十三人永為定式從之武
科自此始○又有所謂國子監試者德宗始置稱進
士試其後或稱試以詩賦忠宣王廢之忠肅王以九
齋朔試代之既而稱舉子試恭愍王謂監試所取例
皆童蒙非經明行修之士無益國家罷之辛禍時復
之其所取亦無定額或四五十或八九十人又有升

補試毅宗始置稱生員試亦試以詩賦經義所取或
二三十人或八九十人

○本朝科目大抵仍高麗之制試以論表賦策或表則

數分明經則誦四書三經各書抽籤一條背誦每三年

一設科子午卯酉年為式年前秋初試春初會試殿

對策試官臨時望定慶知貢舉而開場前一日以無

選額定以三十三人又有慶事則別設科名以增廣

或別試其所試亦賦表策等額數臨時稟定或四十

比有稱賀之事輒設科故又有謁聖聖則其日命題

制述庭試設行聚闈庭試之時皆燭刻試以賦表文所試

時而所常用者惟表耳賦 ○監試亦試以詩賦義
 生詩中一篇而徒有其法進士所常用者惟詩賦義
 錄詩中一篇而徒有其法進士所常用者惟詩賦義
 一負進士各武科試以射藝所試武藝木箭鐵箭片箭
 其數無定或數百人少則數十多則千餘人若醫
 譯陰陽律科各以其學試之如明經之例焉進今世仕
 惟科業之一門故士之有志於學者亦不免屈意就之
 取類其對偶之詞相用者裁分門以資綴緝其於
 經史本傳逐段各摘其一字造為活製可為心造
 之者以資其誦謂之聖令若熟乎此則能不忘其章
 段次以資其誦謂之聖令若熟乎此則能不忘其章
 已成試又肯童蒙輕侮之輩代述者居多武科所得
 已試又肯童蒙輕侮之輩代述者居多武科所得

藝是無知類

選舉議論附

漢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
 猶不琢玉而求文矣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賢
 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
 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後宜可得矣今之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
 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無訓於下或不承
 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言吏有為奸歎
 與之交易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夫
 求利也

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
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
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
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
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
恥實亂賢不肖混散也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
其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
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
也授之以官以無以其河也無以日月為功實試用賢能為上量

材而授官錄德不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光武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
益懈而吏事寢疎咎在州郡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
上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
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
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
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
以閭閻然要其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舉貢皆得其

人矣帝深納之

○順帝時張衡上疏曰古者以賢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能焉陛下即位之初先訪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遊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筆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改改但守俸祿於義

已加不復使治八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侯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乃若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致其大者遠者也

○晉武帝時傅玄以魏世士風頹廢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節義道化崇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正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正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正

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龍興猶未舉清遠有禮之臣
 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也帝善其說乃
 使玄草詔進之而不能用玄又奏曰先王分士農工
 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家則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
 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授用農以太學其食工以
 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官子弟不修經藝
 無遊人在其間漢魏不立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
 而務交遊未蒞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
 逐今聖攻資始而漢魏之失才散官眾而學校未設
 遊手多而親農者小魏之失才散官眾而學校未設
 其制禹稷躬稼後代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
 尹古之稷躬稼於有莘今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
 使督學則當使耕於無綠放之使坐食百姓也文武
 官既眾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投為兵不得耕
 稼當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散之官
 為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散之官

象天之下三考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後乃有遷叙也
 載考績三考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後乃有遷叙也
 故居官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惟陛下裁之帝並善
 之不能終

○梁沈約論曰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
 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傅說去
 板築為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
 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漢末喪亂魏武
 時始於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
 世族高卑因此相訟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
 州郡正以才品入而舉世入才升降蓋寡徒以憑

籍世實用相凌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多小隨
等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
遷訛斯化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
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差用成等級魏晉
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入君上而凡
重與絕倍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閭之任以有司存武
臺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世本無士庶之別官
事任官不一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獲
以民風俗且善其布傳經授業皆學優而仕業
亦優其不學不仕者亦不與焉

察舉人寸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台司
漢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之士人並聚京邑其有守土
不遷非直愚賤且當今士人繁多畧以萬計常患官
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世
取人之例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
此乃雕蟲小道非關治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
○裴子野曰書云貴貴為其近於君也天一無生而
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者非其人何取世族
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嗣嫡
猶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理侯伯執閭擁篲無絕於

時其後四方貴勢之家門客千數卑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于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廁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閭閻自是三公之子傲兀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或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厲德興化之道也

○後魏孝文帝時韓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改省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祭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遂不復強坐知此則可令別貢門地以叙士人何暇置秀孝之名也夫門地者是其祖父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奇才雖屠釣奴虜之賤亦用之苟非其人雖三后之胤自墜於卓隸矣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按其才長望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

○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御史李鍔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

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
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
高朝廷擬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
是閭里童昏貴游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
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業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
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辭賦
為君子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範
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
醜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

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參厠纓冕開皇四年
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
司馬劾之上表華豔付所司治罪由是公卿大臣咸
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似聞在外州縣仍
踵獎風選吏舉人未尊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
仁學必典謨文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
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則
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
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
恐挂網者多請勅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

臺

○唐高宗時劉祥道以選舉漸弊陳奏曰吏部比來取人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是傷多

五年一十四百三十八人顯慶元一千四百五十八人不簡雜色人即

注官是傷濫雜色解文三衛內外行署內外番官親

部品子兵部長技勳官記室及功曹參軍檢校官屯副驛校尉教長經學時務等比雜

色三分不居其一經明行修之士猶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可皆求德行即知天下共登百姓之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為國以來四十餘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且官人非材者本曰用入之源濫濫源之

所起復亡入流人失於簡擇今行署等勞滿唯曹司

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斗筭之器傷於易進其雜

色應入流人請令曹司試判訖簡為四等奏聞量用

蓋有景行者為第一等身品強壯及第八上并兵部

所送人不古第一等及准例給送兵部者為第二等

餘量簡為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付

主爵第四等付司勳並准例處分其行署等私犯下

第公坐天下雖經赦降情狀可責者亦量配三司不

經赦降者放還本貫冀入流不濫且今胥徒之輩知

有銓擇若復素非庶謹必將漸自飭勵又曰古之選

者為官擇人不聞擇人多而官負少今之選者亦擇

人但擇之無准約官負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
限人隨歲積豈得不贖謹准約所須人量支年別入
流數今内外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下一萬三千四
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人之賦命有
修從弱冠而從政縣車而致仕五十年食祿者罕見
其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
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
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
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况三十年之外在官
者猶多此便足有贖人不慮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

至一千四百餘人應須五百數外常贖一倍以上又
比來放還者見停亦十餘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搜
揚之法又曰雜色人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
以三分論每二分取明經進士一分取雜色人又曰
儒為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
序遍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而獎進之道未周國家
于今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孝之舉未知今人之
不如昔將薦賢之道未至請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
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為條例稍加優獎不然赫赫
之辰斯舉遂絕實為朝廷惜之

○上元初劉曉上疏曰國家以禮部為考秀之門考
文章於甲乙故天下響應驅馳於才藝不務於德行
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藝者可以約法立名故
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使之然也陛下焉得
不改而張之至如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
足化人昔子張學干祿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
其中矣又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捨其本而循其
末况古之作文以誥風雅今之末學不近典謨勞心
於卉木之間極筆於煙雲之際以此成俗斯大謬也
昔之採詩以觀風俗詠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而孝

子悲溫良敦厚詩教也豈主於淫文哉夫人之愛名
如水之就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為
先才藝為末必敦德勵行以行甲科豐舒俊才沒而
不齒陳寔長者拔而用之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風
動於外聖理於上豈有不變者歟

○武后時薛讒光以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之制而
風俗流弊皆背本趨末以請托奔馳為務上疏曰古
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
敦朴為先調文為後故人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詐貢
賢愚為州之榮辱蓋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

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
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修為閭里推舉然後
府寺交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達晉宋之間只重門
資獎為人求官之風乖投職惟賢之義梁陳之間特
尚詞賦故其俗以詩酒為重未嘗以修身為務隋文
帝納李錡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
之以表辭華艷得罪由是風俗稍改政化可觀煬帝
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綴緝小文
名曰策學而皆以浮虛為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鄉
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第第嗜競於州府

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製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
寺請謁權貴陳時奏記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提
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為覓舉夫覓者自求之稱非人
知我之謂也今夫舉人雖跡屬名教罪加刑典或冒
籍竊資邀勳盜級假其賄賂即為無犯鄉閭設如才
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製敵只驗彎弧文標清奇則
登甲科藻思小減則為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
者樂廣假筆於安仁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
長卿子建藻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官則潘謝曹馬
必居孫樂之右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

蓋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槩而取也其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願陛下降明製班峻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使澆名濫次之伍無所箴其庸謬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夫臨難決疑乃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又按楊得意誦相如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任故也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儻責其冒薦成子之得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遜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矣仍請寬

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試令守以觀能否參檢行事以覈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而君子之道長矣

○劉稭舉選論曰夏殷周選士必於庠序非其道者莫得仕進是以誘人也無二其應之者亦一及周之末諸侯異政取人多方商鞅說秦孝公變法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并吞六國漢室初定貴尚淳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朝補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閥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世銳意四夷軍旅相繼

官用不足故聚斂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而
法先王之術習俎豆之容者亦所任用由是精通秀
穎之士不遊於學遊於學者率章句之儒也是以昭
帝時霍光問人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
良文學以訪之至於東漢光武好學不能施之於政
乃躬自講經肅宗以後時或祖述尊重儒術不達其
意而酌其文三公尚書雖用經術之士而不行經術
之道是以迄于東漢慷慨方通之士寡庶隅立節之
徒衆漢氏失馭曹魏借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
以鎮伏佗庶非尚賢之術于時聖人不出賢哲無位

詩道大作怨曠之端也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其
風彌盛舍學問尚文章小仁義大放誕談莊周老聃
之說誦楚詞文選之言六經九流時曾閱目百家三
史罕聞於耳撮羣抄以為學總衆詩以為資謂善賦
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
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為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于
從政故曰取人之道可以敦化周書曰以言取人人
謁其言以行取人人謁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
原夫詩賦之義所以達下情諷君上也近之作者先
文後理詞冶不雅既不關於諷刺又不是以見情蓋

失其本又何爲乎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
間無豪族并邑無衣冠人不士著萃處京畿士不飾
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以勲賞功以才蒞職以才蒞職
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
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
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上無官
官之祿吏擾人古者王畿千里之外封建諸侯諸侯
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保傅將相外餘
盡專之州縣佐使則皆牧守遷辟夫公卿者主相之
所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主

司之所遷者獨甸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
所遷既寡則焉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
之內政決王朝一命拜免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
能遍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耶時皆共嗤其失而
不知失之所以故備詳之

○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昔三代建侯與今事異
理道損益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
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
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
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茅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

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知回習
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廢貶實在詩賦
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惟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
不惟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
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啓導性靈與成
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
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窮主司徵門
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且務欽略比及就試偶中是
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
也疎以經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以甚既曰閱

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
無不面墻及臨人決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
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
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
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
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
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歎待不才者何
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昏窒明故士子舍學
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八既小則爭第急切交馳
公卿以求汲引毀譽同類用以爭先故業曰儒雅行

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
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
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秋重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
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闕生業
蓋亦隳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已空其弊七也貧窶
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度遂
至殫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
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
之費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
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國中煩耗其弊

九也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
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應科目者纔有小
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
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
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
繁雜目此淪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
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
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弊源
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

○沈既濟選舉議

見任官條○按選士將以入官雖其條序有辨而本非二途後世科

未免為二端矣今則遂判為一途以故其所論者亦未之而其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虞宋馬端臨之言曰古之用人與考其德行於才不肖也兩漢以來刺史周家得與考其德行於才不肖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與考其德行於才不肖也兩漢以來刺史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錄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錄有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掾而己於試者勸籍小吏得以司外沉之權自以科日取士而所試者勸籍小吏已於操觚未技得自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錄有籍小吏而專其資格於官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有考技本明賢愚自判降及後世巧偽日甚法令滋多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法令滋多開科為取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禮部試吏屬之吏

○杜佑曰三王之世立庠塾於鄉閭建黽學於都邑

年入學至四十方仕然後行備業全事理績茂秦漢以降乃異於斯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務速欲人浸漬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壽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蓋寡中材則多有可移之性故有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賢亦不可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筆失之逾遠若變茲道材何遠乎

○宋仁宗時王安石上疏曰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

之技能不足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也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蓋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取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

西漢卷之十二
四十二
九矣夫古之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曰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曰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然大義之

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

又曰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近歲乃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

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故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夫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

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

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章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空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小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

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偶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事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事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

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
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
也

○神宗時程子明道上疏論十事其論貢士曰庠序之
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
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
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

○程子明道上疏曰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
失賢也世不乏賢顧求之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
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

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
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為
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為卿大夫有為郡之術者
使為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為縣令各得其任則無
職不舉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
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
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充
無用者也最貴盛者唯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工詞
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
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

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為御
 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
 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為
 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
 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又曰王道之
 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
 深也然則人主往往感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
 王工曰王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王工為是乎以
 衆人為然乎必以王工為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
 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將亦
 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工為是則
 猶瞽者以五色之鮮者謂衆人以王工為是則將亦
 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

程子又曰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

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曰
 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
 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朱子曰古者教人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
 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
 之審反覆澄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
 言而已深求其意或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
 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何暇復思吾之
 所以取彼者其意為何如哉

又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

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剝誘之一道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

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人皆恠妄無稽而適足以壞敗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此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必欲改制以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矣

明道熙寧
議見上篇

又曰古之教者莫不以德行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也至於成周而法始

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漢室之
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
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
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專以文詞取士
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于今流弊已極其勢不
可以不變也

右選舉得失歷代議臣先賢之論已具更不復
多談苟有明君變其所革復其所善在一轉移
間而衰可為盛亂可為治矣世之言者例以古
其說之非猶不能無式及世亂事之情然後
乃所知其為誕妄無據也夫天理之固然人心

之而安事勢之亂則形如則得如此則失如此
則治如則亂如則安如則危如則亂如則危如則
欲一何者為變原法之便目前之私而變亂古
章繼世者因循之學稽古之功如古之明
有美質之主無心之得之學稽古之功如古之明
王者故每為庸人所遇而亦莫之改其本末止
如其制何嘗風氣有變而因風氣之改其本末止
乎與古有異人見其與古有異也而遂以為不
氣人情已變於古矣泥跡而一或曰凡事以
常求其善而已矣必泥跡而一或曰凡事以
沈跡也事之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
後世皆蹈之故取其善焉則自為復古捨其不
善焉則自為變今此可知者為能知之孟子謂為
政而不行先王之之道可謂知者乎真知言哉非獨
武后此如燕山荒蕪變耕貢崇至今不能改
耳無他意義也

隋錄卷之十二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frame.

Small mark or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left page.

